

# 画

HUA

刘一达◎著

究竟是人在辨画儿，还是画儿在读人？  
“画虫儿”倒腾的，究竟是工笔水墨，还是悲喜人生？  
听刘一达讲述，那隐藏在卷轴里的滚滚红尘。

# 虫

CHONG

# 儿

ER



刘一达画于京城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HUA



CHONG



ER

刘一达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画虫儿 / 刘一达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4.6

ISBN 978-7-5502-3173-3

I. ①画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19067号

画 虫 儿

作 者：刘一达

插 图：马海方

责任编辑：李 婷 徐秀琴

封面设计：宋微微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）

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00千字 710mm×1010mm 1/16 14.5印张

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173-3

定价：32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64243832

# 自序

## 品的是味儿

我出书，很少找人写序。为什么？一是有“拉大旗作虎皮”之嫌，犯不上。二是找人写序，必然得麻烦有头有脸儿的名人，但有名望的大家未准能了解我写书的初衷。当然也不见得知道我写书的用意，冠冕堂皇地捧我几句，我觉得没多大意思。所以就不愿给他们添麻烦了，不如自己动笔，跟读者交代几句。

很多人读书，先看序言，这大概其也是中国人看书的习惯。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，这书好看不好看，人们似乎想在序言里找到某种提示。我本身是一个俗人，所以也不能免俗。卖的是什么东西，吆喝两声，恐怕读者也不会烦我。

眼下，中国的老百姓对古玩和书画收藏产生了极大的热情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“收藏热”，到现在已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，高烧一直没退。当然，随着“收藏热”的逐渐升温，古玩字画的身价也是一个劲儿地“翻跟头”。二十年前一幅齐白石的画儿，撑死了也就是二三十万。现在呢，齐白石的画儿在拍卖会上拍到上千万，一点儿不新鲜。齐白石的画儿是这种行市，那么其他大名头画家的画儿也是水涨船高。

盛世收藏，乱世黄金。当一幅名画儿能换一套别墅的时候，您说谁不为之动心？所以玩古玩书画儿的人越来越多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今年年初，我的老朋友马未都在中央电视台的“百家讲坛”上讲陶瓷和古典家具收藏，知名度大升。当然，他原来的知名度也不小。前两天，他的讲稿编成书，在北京签名售书。据报道，买书的人排成了长龙，一天签了

七千一百六十本，卖了一万两千三百零八本。可见有关古玩字画收藏的书是多么招人。当然，马未都先生是古瓷收藏家，他的书比较实用。尤其是对那些正在玩古代瓷器的人来说，从中可以学到不少知识。

我的这本《画虫儿》，也是讲古玩书画收藏的事儿，不过它是文学作品，更偏重于文学性。当然，对于那些玩书画的和喜欢京味儿的人来说，这本《画虫儿》也是很有可读性的。相信您读了以后，会知道不少收藏界的内幕，也会学到一些书画收藏知识。但是，能不能像马未都的书卖的那么火，我有这种奢望，不敢有这样的断言。

收藏，到底藏什么？玩家，到底玩什么？这是《画虫儿》这本书想告诉读者的。

这本《画虫儿》，在我的脑子里转悠了五六年。“虫儿”总在我的肚子里来回地蠕动着，时不时触动我的神经，但真正把它写出来，是在两年前，起因是当今书画市场的种种怪现象，让我不把肚子里的“虫儿”拽出来，心痒难耐。当然也有朋友们的撺掇。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，不让它“爬”出来，我怕它咬断了我的肠子。

北京人说话讲究幽默。您不能不说幽默也是一种智慧。比如北京人说话爱引经据典，张口之乎者也，闭口古人云，叫“转文”（转字，读音zhuai，上声）。老北京人也把喜欢“转文”的人叫“酸文假醋”，或者直截了当，用一个“酸”字概括。北京人为什么会瞧不起好“转文”的人呢？因为在北京人看来这是在卖弄学问，而这种完全出自书本的学问，太书呆子气了，在现实生活中是吃不开的。

古书里的“之乎者也”大都是文人墨客的雅兴和感慨。现实生活中，老百姓说的都是大白话，这些大白话要比那些“之乎者也”之类的生动、活泼，也有生命力。尤其是对于见多识广、天子脚下的臣民北京人来说，有些说教式的东西，看起来是明白人的哲理，但北京人说出一句俏皮话就把他全给“毙”了。

我不想“转文”，但为了说明我写《画虫儿》的初衷，给您讲两个“段子”，您只当笑话听。

一个是“锦灰堆”的故事。

所谓“锦灰堆”就是把一页旧书、半张残贴或公文、私札、旧契、短柬的半截或折角等等拼到一起的画儿。现在有电脑了，制作这类招贴画很容易，但以前却是由画家画的，专有一类画家画这种画儿。当年上海有一位叫杨渭泉的人，画“锦灰堆”画儿非常有名。他去世后留下来的“锦灰堆”画儿，被一些收藏家视为难得的艺术品，后经人“炒作”，杨渭泉的画儿正经价儿不低呢。可是谁也想不到，这些“锦灰堆”画儿不是杨渭泉画的，杨氏压根儿就不会画画儿。

您会问了，那这些画儿是谁画的？几十年以后，这事儿才水落石出，杨氏的画是由郑达甫代笔的。郑是浙江镇海人，原在家乡当小学教师，喜欢画画儿，尤擅临摹。当时的小学教师，待遇很低，郑达甫经常有上顿没下顿。肚子提了抗议，脸面也没地方搁了。郑达甫不信自己有画画儿的本事，找不着吃饭的地方，于是带着画笔来到了上海滩。最初，在上海的街头卖画儿，可是既没人给他捧场，又没有什么背景，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画家，除了肚子唱“空城计”，剩下的还是挨饿。正在这时。他遇到了有钱有势的商人杨渭泉。杨氏把他收留下来，管吃管住。还让他画画儿。郑达甫算是绝处逢生，感激之余，一切听任杨的摆布。

杨渭泉不会画画儿，但会经营，他大登广告，印发润例，专绘“锦灰堆”，接到的画件，就让郑动笔。卖画儿的钱，杨取六成，郑得四成，这四成还包括笔墨纸砚的费用。署名权是杨，郑只管画。杨不动笔，却名利双收。郑达甫就这样画了二十多年，以至于世人皆知杨渭泉，不知有个郑达甫。后来因战事影响，绘画的生意没了，郑被杨下了逐客令。郑不得已又回到家乡，上山砍柴，入市卖烧饼度日，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，郑达甫又到上海，重操画笔，说出事情的真相，人们才恍然大悟。后来全国美协征集郑达甫的“锦灰堆”，让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，他的大名才被人所识。郑达甫也被聘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，衣食不忧了。

这当然是老天爷照顾郑达甫，让他活到了“后来”。假如郑达甫没等到“后来”，给杨渭泉代笔二十多年后就驾鹤西去，您说谁能知道杨渭泉的画

儿敢情是他代笔？也许，历史上只留下了杨渭泉的大名，世人不知还有郑达甫这个人了。

另一个“段子”更有趣儿。

清朝的阮元，也就是阮云台，当过浙江巡抚。他不但是位名臣。还是一代金石名家。您查历代金石大家，准保有他一号。现在西湖三岛之一的“阮公墩”，便是纪念他而得名。按说这样有名的金石玩家，该不会眼里揉沙子吧？想不到在他身上却闹出了大笑话。

他有一个学生，来北京赶考，走到通州，在摊儿上买了个烧饼想充饥，突然发现这个烧饼的背面斑斑驳驳，像是钟鼎上的铭文，于是他找了张宣纸把它拓下来，寄给了自己的老师阮云台，说他在通州的一家古玩铺发现了一个古鼎，因为身上没钱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东西，特地将铭文拓出寄上，请老师和诸位名家考证，看它是真品还是赝品。

您说这不是逗闷子玩儿吗？可是这位阮大人接到这封信，却当了真，邀请严小雅、张叔禾等名士对“铭文”进行鉴定。这些鉴赏家看到烧饼拓片，有的说是真品，有的说是赝品，莫衷一是。但是这张“拓片”已入阮大人的“法眼”，他认准这是古代钟鼎的铭文，以至于到了谁说是假的，他就跟谁急的地步。他还找出证据，拿出宋徽宗赵佶编的金石经典名著《宣和图谱》，认定这是“谱”上的一个鼎，不但称这位弟子有眼力，还给这拓片题跋，说这拓片与图谱相合，因字年久，铭文剥蚀，弟子拓得不精，故有“漫漶”，实非赝物。那位跟他逗闷子的门生见了题跋，不禁啼笑皆非。这个段子，并非杜撰，而是出自前人《笔记》。

弟子拿老师开涮，实有“犯上”之嫌，属于“大逆不道”，但是您看了以后，仔细咂摸，是不是能品出一些酸味来？

多荒唐的事呀！一个烧饼拓片，居然把堂堂的金石大家给蒙了！要知道阮云台不是一般的金石专家，他在金石钟鼎学术研究和鉴定方面有相当深厚的功力，而且给后人留下许多藏品和著述。

也许瑕不掩瑜，“烧饼”事件并不影响阮大人的“成就”，可是即便是这么有名的大家也有打眼的时候，是不是说明收藏界的水太深了？您是不是

由此能想到了《画虫儿》里的人物？

《画虫儿》说的书画收藏，不是金石收藏，虽然金石收藏比书画收藏要难，但书画收藏的水比金石收藏要深。假画儿是当前书画收藏的祸水。这股祸水并非始于今天，您看几十年前的上海滩不就有杨渭泉的画儿欺世盗名吗？当然，跟现在做假画的那些人比起来，杨渭泉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这也正是我写《画虫儿》的初衷。

说到“画虫儿”冯爷，您也许会问，生活中实有其人吗？是的，我想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。

其实，在此书出版前，已有朋友看过书稿问我，你写的是不是谁谁？也有朋友对我说，冯爷的做派和性格很像谁谁！当然也有人说我写的冯爷有点离谱儿，生活中哪有这种人？有人甚至对书中的一些细节提出怀疑，他们天真地问我：生活中能有这样的事吗？对于这些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我之所以在前面讲那两个段子，其实就想告诉您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生活中的许多奇人奇事，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就人物性格而言，也许我塑造的冯爷这个形象太典型了，所以才让许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产生联想，甚至对号入座儿。其实，冯爷如同阿Q，他不是真人，又是“真人”。难道您在跟北京的爷们儿接触当中，没体会到他们身上也有冯爷的爷劲儿吗？

我一直认为看小说别光看故事，要在故事中品人，当然还要品味儿。对我的小说，我不想“转文”，说句俏皮话吧，我的小说属于早香瓜，另一个味儿。

看《画虫儿》，您主要还是咂摸它的味儿。让书有味儿，是我的追求。就写作而言，写本小说并不是难事，但写出味道来却不容易。如同炒菜一样，您说炒菜是难事吗？可是特级厨师炒出来的菜跟一般人炒出来的菜，味道就不同。这就是烹饪艺术与一般炒菜的差别。

为了能让炒出来的菜有品味，也就是说，让我的小说有京味儿，我做了几十年的努力。说到这儿，我得感谢京味儿画家马海方先生，海方跟我是多年的朋友，跟我一样，酷爱京味儿。当然，我是在文字上追求京味儿，他是在作画上追求京味儿，而且他的京味儿画已自成一家。海方平时画事很忙，



很少给书配图，看了我的小说，他觉得对路儿，放下了手里的活儿，不辞辛苦，非常认真地给这本小说配了二十五幅插图，每幅都很精彩，让我备受感动，海方的京味儿画儿给这本书增色不少。我在此要感谢我的这位好友！我的小说和海方的画儿京味儿浓不浓？还得由您来品。不多说了，您上眼吧！  
以上是为序！

2008年3月22日

于北京如一斋

# 目 录

自 序 品的是味儿 / 001

品的是味儿 / 001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10

第三章 / 020

第四章 / 031

第五章 / 040

第六章 / 048

第七章 / 059

第八章 / 066

第九章 / 075

第十章 / 084

第十一章 / 090

第十二章 / 100

第十三章 / 107

第十四章 / 118

第十五章 /	129
第十六章 /	139
第十七章 /	150
第十八章 /	157
第十九章 /	166
第二十章 /	174
第二十一章 /	180
第二十二章 /	189
第二十三章 /	198
第二十四章 /	207
第二十五章 /	213

## 第一章

冯爷，他的大号响。响遍了京城的书画圈儿。他的大号，像是带响儿的麻雷子，京城玩字画儿的主儿，说不认识冯爷，那您的身子就会矮下去多半截。以冯爷的心气儿和做派，这话还把他给说小了。照他的意思，不知道他的名号，干脆说，那叫不懂得什么是玩字画儿。

他就这么大的范儿<sup>①</sup>！冯爷，京城有名的“画虫儿”，甭我多说了，想想吧，麻雷子点着之后有多大的响动，您就知道“画虫儿”冯爷的能量有多大了。

冯爷，姓冯，名远泽，名字之外，还有号，叫拙识。现如今中国人起名谁还另起一个号呀？老祖宗为显风雅倒有这个传统，但辛亥革命以后，中国人一来二去的早把这个传统给折腾没了。名字就是名字，单立一个号，啰嗦。

但冯爷是个例外，别人有字没号他不管，他得有号。他是爷，又是玩字画儿的，不预备一个号，不但对不起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，也对不住他的身份。甭管是填表登记，还是签到署名，凡有自报“家门”的时候，他必要在姓名之外，加上自己的号。

为这事儿，他跟派出所管户籍的民警打了一架。那年换发身份证，登记姓名的时候，他又把自己的号写上了。

民警说，身份证只能写一个名字。他急了：“法律上有这规定吗？拿出来我瞧瞧。”

---

① 范儿——本是戏曲术语，指技术上的规范或法门，后来用于北京土话，即派头大、架子大的意思。

民警被他的高音大嗓弄得没了脾气。他再添两张嘴也说不过冯爷，最后只好妥协，在他的身份证印上了“冯远泽·拙识”。

这五个字看上去不伦不类，倒是让人眼晕。冯爷可不管您的眼睛累不累，只要他看着顺眼就得。

拙识，冯爷的这个号有讲儿。听着是“远见卓识”后面那俩字的音，写出来却是笨拙的拙。冯爷那么智慧的人，怎么能跟笨拙挂起钩来呢？这自然让人想到了“大智若愚”这个成语。

算您猜对了，冯爷要的就是这学问。拙识，其实就是卓识，明说出来，那多俗呀，卓识也好，拙识也罢，都离不开眼神。识嘛，没眼神，怎么识？冯爷在名字之外，起这么一个号，就是为了告诉人们，他这位爷是靠眼神来支撑门面的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门儿。冯爷知道眼睛是他的命根子，没了眼睛，他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但老天爷似乎有意跟他逗着玩儿，偏偏让他长了一对“阴阳眼”。

什么叫“阴阳眼”呢？说白喽就是左眼大右眼小，按相书上的说法，大的属阳，小的属阴。大眼瞪起来像核桃，小眼瞪起来像绿豆，这样一对眼睛嵌在冯爷铜盘似的胖脸上，似乎有点儿不大般配。他的鼻梁很高很直，山根像座小山，小山之上，有两个凹进去的小洞，如同两口深井，核桃眼在深井里像是夏夜天幕上的明月，绿豆眼如同冬夜里的寒星。假如没有眼眶下面耷拉下来的眼袋，这一阴一阳的眼睛倒也让人觉得挺好玩儿。但是岁月不饶人，过了五十岁，冯爷脸上的眼袋变得越来越沉重了，看上去像两个被云遮住的月牙儿。

冯爷别笑，一笑，脸上的囊肉就会跟着他的笑声抖动起来，“星星”就会被“月亮”给吞了，只露出那两口深井。想想吧，那副尊容是不是有点儿瘆人？当然，冯爷笑的时候不多，即便是笑，他也只是干不噘咧地咧咧肥厚的嘴唇，把那点儿笑意由翘起来的嘴角逗弄出来，眼神依然闪烁不定。平时，深井波平如镜，只有看到字画的时候，“月亮”和“星星”才会不约而同地放出光来。

京城玩字画的“虫儿”，几乎都熟悉冯爷的这对“阴阳眼”。这对眼睛像是辨别字画真伪的“准星”，再逼真的假画，让冯爷的这对眼睛一扫，也



馮各名遠澤長極識京城玩字畫里的位玩家  
 也被行內稱為畫中兒而活就是京城玩字畫圈兒  
 里的人下還得說是大爺

海濱馮憲并題於京城南郊



得破相。人们拿着画儿找冯爷“量活”，就怕脸上深井里的“月亮”和“星星”打架，只要这一阴一阳俩眼睛犯了别扭，您花多少钱买的字画也如同一张废纸。自然，一幅画儿是真是假，不会从冯爷的嘴里说出来。他不用言语，只要看他这对眼睛流露出来的是什么眼神，您大概其也就心里有数了。

老北京古玩行有手里握着一个物件吃不准，求明白人掌眼一说。什么叫掌眼，甭多解释，您一见冯爷用那对“阴阳眼”瞧字画的神情，心里就明白个七八分了。

有一次，梁三花了两千块钱，从潘家园一个河南老农手里，淘换到一幅文徵明的山水立轴。那会儿梁三在京城玩字画刚入道，还算是个雏儿。收这幅画儿的时候，他是热手抓凉馒头，赶到这幅画儿真到了他的手里，心里却打起了鼓。

他回家翻了两天书，只知道文徵明是明代的画家，究竟这画儿是不是他的真迹，他却吃不准。颠算来颠算去，他想到了冯爷的眼睛。

为了让冯爷替他掌眼，梁三咬了两天牙，在东三环的“顺峰”，请冯爷吃了顿海鲜。

冯爷不客气，既然梁三说出这个请字，他就不能让梁三忒小气。爷嘛，该摆谱儿的时候就得摆谱儿。他点了龙虾和鲍鱼。这顿饭让梁三花了五千多块，事后，心疼了半年多。

“姥姥的，这位爷真敢开牙，一顿饭吃了我几张名画儿，谁能想到他会宰我一头呀！”梁三心里骂冯爷，嘴上却不敢说出什么。这种事儿，胳膊折了得往袖口里揣。他是自己找上门的，即便是冯爷带着大铡刀来，他也得认头。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当时梁三在潘家园买这幅画儿时，那老农开价是两万。两万块钱愣让他给杀到两千块，他这一刀切得也够狠的。当然，如果是真迹，这幅画儿拿到拍卖市场少说也值两百万，请冯爷吃顿饭算什么？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又坟地改菜园子，拉平了。自然，冯爷没白吃梁三这顿饭，他的眼睛给梁三上了一课。

“文徵明，文壁，这可是明中期的大家，画儿带着呢？”席面上的龙虾和鲍鱼吃得差不多了，冯爷打了个饱嗝，揉了揉鼓起来的肚皮，左边的大眼眯成一道缝，右边的小眼向上翻了翻，一边儿剔着牙，一边儿从牙缝里冒出

这么一句。

“带来了。”梁三心说，我不把画儿带来，请你这顿海鲜那不是白饶吗？

“带来，就拿出来展展吧。”冯爷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说。

“得，您上眼。”梁三把立轴展开，让冯爷过目。

冯爷脸上深井里的“月亮”倏地亮了一下，“星星”随之也闪了光，“月亮”大约凝视了十几秒钟，轻轻地噙上，“星星”眨了眨，也跟着闭了闭，但突然又睁开，射出一道犀利的寒光，像一把利刃直刺这幅画儿的纸背，那道光在画面上上下下扫了两个来回，停了停，刷的一下目光收回，轻轻关闭，这时“月亮”从云缝里跳了出来，深井随之泛起几个波纹，鼻梁向上耸了耸，嘴角挤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。

“收好吧。”冯爷朝梁三摆了摆手。

梁三已然从冯爷的眼睛里看出几分不妙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。他把画轴卷起来，大着胆子问道：“冯爷，您觉得这幅画儿品相如何？”

冯爷心里骂道：这小子真是个棒槌，品相如何？难道你没从我的眼神里看出答案吗？什么眼力呀，还玩字画呢？

他真想上去赏梁三一个大耳帖子，但是他右边的小眼扫见了席面上嚼剩下的龙虾壳，想到了梁三破费的五千块钱，不能不给他留着点儿面子。

“这画儿是从哪儿淘换的？”冯爷沉了一下，问道。

“是从我舅舅那儿得到的。老爷子八十多了，腿脚不利落，刚搬的家。您知道我姥爷的爸爸在内务府当过总管，家里藏着不少字画，这些字画都传到我舅舅手里了。正赶上老爷子住的那个小院拆迁，我帮他搬家，整理东西，他觉得我帮了他的忙，在他的藏画里挑了这幅给了我。”梁三把想了两天编出来的瞎话当真话说出来。

这话要是换个人听，十有八九得当真，因为梁三确实有个舅舅。

这个舅舅姓金，叫金成仁，在旗，是老北京，八十多岁了，肚子里有点儿文墨。梁三本来跟这位舅舅没什么来往，他母亲去世后，这门亲戚之间的走动就更少了，但是，由打他把经营了十几年的小饭馆给盘出去，一门心思玩字画以后，他接触了不少“画虫儿”，在一块儿“盘道”的时候，这个说自己是谁谁的后人，那个说自己是某某的亲戚，抬出来的都是大名头，一个个都有家传渊源，有根儿有蔓儿，而他的老爹大字不识一个，在老北京是



拉洋车的，解放后，入了运输公司，当了一辈子装卸工，跟字画一点儿不沾边。

一来二去的，梁三想到了这位在旗的舅舅。金成仁老实巴交，又上了岁数，平时很少出门，拿他说事不会有什么闪失。于是，他编排他舅舅是内务府的总管，家里藏着许多名画儿的故事来，但是，跟几位“画虫儿”一盘道，“画虫儿”里有懂眼的人，一算他舅舅的岁数，跟宫里的内务府对不上茬儿了。他舅舅八十二岁，应该是一九二几年生人，那会儿已然是民国了，皇上都没了，上哪儿去找内务府总管去？梁三抖了个机灵，把内务府总管安在了他姥爷的爸爸头上，反正也没有人去查他们家的家谱，别说是内务府总管了，他说他姥爷的爸爸是皇上，也不会有人去深究。

他以为冯爷不知道他的家底儿，所以为了“印证”这幅古画儿的出处是承传有序，又抬出了他的舅舅。

但是，兔子乱蹦不长眼，撞在枪口上了。偏偏冯爷认识金成仁，而且金成仁跟冯爷的父亲冯子卿还挺熟。他知道金成仁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员，虽说毛笔字写得不错，平时舞文弄墨，但他的字有书没法，有肉没骨头，拿不出手。自然，老爷子压根儿也没有要当书法家的心气儿，虽说祖上留下来不少字画，但到他爸爸那辈儿，就折腾没了，到他这儿，家里并没有什么字画。

妈的，这兔崽子又跟我这儿编故事呢。冯爷知道梁三平时说话满嘴跑舌头，十句话里有九句是掺着水的，本想臊他两句，但那只绿豆眼又扫到了桌面上的龙虾壳，他不言语了。

“噢，是金先生手里的玩意儿。”冯爷的右眼皮翻了翻，左眼淘气地眨了两下。

“对，是我舅舅给我的。”梁三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哈哈，你舅舅什么时候去潘家园了？”冯爷突然冷笑起来。

梁三立马儿吃了一惊：“潘家园？”

“是呀，这画儿不是他从潘家园旧货摊儿上买的吗？”冯爷脸上的深井顿起波澜，小眼闪了一下。

梁三觉得那只小眼的眸子冒出一道贼光，像是泛着红光的小火炭，他被这小火炭烫了一下，后脊梁沟不由得直冒冷汗。

“不会吧。这是他祖辈上传下来的物件，怎么会从潘家园的小摊儿上